

殊

域

周

咨

錄

殊域周咨錄卷之三

皇明行人司行人刑科右給事中嘉禾嚴從簡輯

東夷

日本國

是年

嘉靖三十五年

徐海雖斃而王直在島稱雄如故遣

倭酋紛擾浙東濱海郡邑破臨山衛等城禍如浙
西復寇通州海門突流楊州直之毋妻并子俱在
浙省心切念之欲致其歸乃請講和尋率將領渡
海執無印表文詐稱豐洲王入貢來泊岑港遣人

通好索家屬要開市軍門胡宗憲許之且賂以厚
賄說其來降直遷延者久之直既離本巢自失負
隅之勢而受賄繁渥諸島亦各生疑貳直恃其強
謂中國決不敢害已或可徼倖如意傑然詣款塞
詔誅之梟直于市餘黨潰去

別誌曰奸民王直倡亂于海倭酋部落數萬皆
受直節制流劫兩浙諸郡邑三四年間吏民死
鋒鏑填溝壑者亦且數十萬官軍莫敢櫻其鋒
督閩胡宗憲懲張經之獲罪不知所措乃欲議

和以舒目前之急奏乞遣使移諭日本國王禁
戰屬夷

上從之先是宗憲檄徽州府收直母妻及子繫金華
府獄至是出之令有司豐衣食潔第宅以奉而
遣生員蔣洲陳可願借市舶提舉職名充正副
使往日本且命二人持重賄見王直說今滅賊
保親屬取官爵以覘其意二使至五島見直養
子王激道以諭倭事激曰往見日本國王無益
也此間有徽王島夷所宗今渠傳諭足矣明日

直出見二使推髻左衽旌旗服色擬王者左右
簇擁二使心動坐論鄉曲直設酒食情款方洽
二使曰軍門遣僕等敬勞足下風波無恙直避
席曰直海界逋臣軍門不曳尺纏牽而鞠之而
遠煩訊使何也二使曰軍門以足下稱雄溟渤
諸蕃畏服偉哉丈夫也風波隔限不能親犒敢
命僕等以黃白絲綿若干為壽直忻然納二使
曰軍門推心置腹援足下今妻壽母而出之獄
館穀甘厚者蓋以足下材畧超世未能奮跡龍

池故遂涉身鯨波亦不得已焉耳非足下本心也且足下曩歲曾扣關獻捷人孰不知其功今日能乘機改節滅賊自效則爵賞必隆悠久富貴非但保全妻孥而已直默然乃挾二使登舟巡數小島誇示富強而還初直聞毋妻為戮心甚怨欲犯金華及見二使始知家音心竊喜乃集所親信者計之謝和等曰今日之舉未可冒昧突往也當遣我至親為彼所素信者先往效力以示欲降待彼不疑然後全師繼進始可逞

耳直笑曰妙笑也遂遣王濬等來投誠効力宣言王直歸順成功之後他無所望惟願進貢通市而已宗憲為直上疏于朝許之時直雖偽約歸順而徐海陳東葉麻等已擁薩摩洲夷王之弟過洋入寇矣時適舟山有零寇數百宗憲遣葉宗滿等助官軍往勦盡殄焉疏其功次犒賞三酋王濬笑曰此何足賞若吾父來當取金印如斗大耳既而徐海陳東寇松江嘉興勢大猖獗宗憲召王濬等謀之以觀其意濬等初欲小

試慤懃甘心助賊舟山零寇至於徐海等正其所倚以圖大事者且利直速來共濟乃辭曰是非吾所能須吾父來乃可耳遂留夏正童華邵岳輔王汝賢在軍門自以招直捕賊為名與葉宗滿開洋去徐海陳東由峽石抵烏鎮圍桐鄉城巡撫阮鶚在城中孤危甚急時王直又遣養子曰毛海峰者欵定海關以謝過謂海不知通海之故乃爾遂入間奉直命諭徐海徐海未允宗憲疾走人賂毛毛又遣人詣海宗憲復令諜者賫銀數萬兩

賂海而說之曰足下所求不過欲多得利耳與其鏖戰而取刼掠之財孰若安閒而享所自致之貨且直與足下固唇齒也直已遣子入款朝廷赦其罪將官之矣足下不於此時解甲歸順他日使直獨保富貴孤立將安所為也海然其計於是遣所親入謝約罷圍去因索賂遣他倭酋宗憲許之以銀牌綺幣厚賜來者來者德之以報海明日復遣他使來謝宗憲厚待如初凡數復海始喜慰而陳東以海私受重賄不與之

均鞅鞅不樂是夕海果潛移巢去道崇德而西
東聞海去勢孤亦引去圍始解徐海乃屯於海
鹽平湖交界曠野之處將造舟為歸計日遣
人與宗憲索餽宗憲悉如其意與之凡銀兩絲
綿錦段與大酒米鹽醢裁縫醫師巨細取給傳
送之所餽動以萬計舟相接於道雖供應月餘
未嘗缺乏徐海既感宗憲待之誠且謂其不足
憚遂以故所戴飛魚冠及堅甲名劍來酬獻間
遣其弟洪入質於是彼此無忌謀報宗憲徐海

麾下獨書記葉麻為長黠而悍近與海爭一女
子不相能非用間急縛之則阻海歸心且將為
後患於是遣謀賂海說令縛麻以擅功潛并賂
麻使不疑也海從之與麻共宴宗憲之使半酣
海謂麻曰予輩既與軍門通好便為一家今使
者歸予輩當釋其遠送以示款洽麻然之命各
部下俱不必從海遂與麻同舟復舉酒大飲送
使者至十里外伏發執麻葉麻出而故隸葉麻
部曲皆怨且懼矣宗憲恐生他釁時時遣謀持

簪珥璣翠金飭遺徐海兩妓女不絕一名翠翹一名綠珠

侍海令兩侍女日夜說海并縛陳東東乃薩摩

王弟帳下書記海猶豫未決宗憲出葉麻囚中令其詐為書於東乞兵賊殺海其書故不以遺東陰泄之於海海得書謂東等叛已遂詐請東於薩摩王弟代署書記既得即縛之以獻葉麻與陳東相繼縛而海墜下洶洶益疑且怨矣初葉陳二部下賊雖有憾海之意而俱沾軍門之賄遂皆隱忍海恐此輩終為已患乃遣人與宗

憲定計先遣已部下數十人詣軍門求賞皆受
銀牌花幣厚宴而歸次遣葉陳二部下之雄者
各數十人皆欣喜爭往一路酒饌厭沃之抵嘉
興通事者語賊云前日来者皆去兵器空手入
城以便簪花執盞爾等亦當如前賊從之官軍
伏於甕城一將官先閉內城門坐城樓上令賊
分四門而入賊既入甕城而外城門隨閉通事
者語賊當拜城樓上將官受賞賊下拜伏出每
二人執賊一人截其扞指而囚之於是徐海自

度縱歸故島必為蕃落之所殺內附之心益固
請與部下入款宗憲許之謀往定期海先期一
日率倭衆數百人胄而陣平湖城外又自擁百
餘人胄而入平湖城中庭謁軍門稽首稱罪宗
憲與當事諸公厚犒之竟傲然出是日城中人
無不魂戰色變當事諸公忿其疆皆議誅海以
杜後患宗憲欲縱海生還迫於衆議不得已而
從之然海衆尚千餘人屯近獨山猛鷲難即破
於是令海自擇便地居之海擇沈家庄即僦與

居且饋遺海如曩時既而未保峒兵俱應徵集
宗憲又令陳東詐為書夜遺其黨言海已約官
兵夾勦汝輩矣陳東黨果大驚即勒兵募兩妓
女過海所罵曰我死若俱死耳遂相稍而鬪海
中稍衆大亂明日官兵四面合墻立而進風烈
縱火焚之海窘甚沉河死餘酋薊斬殆盡未保
兵俘兩妓女以歸二妓溺死於河於是辛五即率餘黨
遁至海島官軍邀擊獲之與葉麻等囚送都下
宗憲以下各進官有差然而王直猶負固自若

遣賊寇浙東諸郡流及通州揚州宗憲欲以弭
誘直出巢於是委心留用直前所遣來王汝賢
數人撫摩若親子及葉宗滿兄弟前同宗滿來者盡加
禮遇時時對將吏言曰直非反賊顧崛強不一
見我耳見我鄉曲故當有處也直聞之謂軍門
誠朴可欺欲乘機見之而還得完聚親屬且自
度縱不如平日所料亦不至為失水大魚遂決
策渡海首遣蔣洲次遣王激葉宗滿等率驍卒
千餘人且以豐洲王入貢為名先泊岑港據形

勢分布要害訖直乃與謝和等慷慨登舟令衆
曰俞大猷吾嘗破之列表泊岸時須謹備之軍
門當直未至時已度其前有隙豫調俞大猷於
金山而以總兵盧鏜代之盧鏜者舊與王濬等
同事舟山撫循倭夷備至直坦然不疑惟日聚
群倭礪兵刃伐木為開市計且索毋妻子弟求
官封宗憲列狀以聞

上詔相機擒勦宗憲秘不宣夜馳至寧波城密調叅
將戚繼光張四維等督諸健將埋伏數匝乃以

夏正等為死間諭直曰汝欲保全家屬開市求
官可以不降而得之乎帶甲陳兵而稱降又誰
信汝汝有大兵於此即往見軍門敢留汝耶况
死生有命苟命當死戰亦死降亦死等死耳死
戰不若死降降且萬一有生焉直猶持疑宗憲
則使蔣洲往為質曰如負約則洲命懸爾手敢
爾欺乎直信之凡直意所欲軍門輒餽遺之不
吝巨萬一如餉徐海時直頗心喜又其所親信
王激葉宗滿遣來見者軍門必隆禮厚賄笑語

飲食連床共卧歡契無間皆為說諭往來相通者五旬久益情洽風聞諸夷謂直已歸國無復主之之心而叛賈素依直為淵藪者且各散去直計四島之難立而納款則猶可徼倖保全親屬且莫敢柰我何也乃挺身詣軍門降宗憲委曲諭之曰汝既來歸我當表奏爵汝崇秩但事達朝廷

上意不測汝當以罪人居于獄庶九重知汝負罪引慝之誠我之為汝請者可如意而得脫有他變

汝之堅甲利兵固在我敢負汝哉乃命一指揮
伴送入杭州按察司獄直遂俛首受命獄中供
帳備具自是日有宴夜有官伴宿雖在狴犴無
縲紲之拘有費應之資直乃安之以俟

恩旨其黨之在舟者亦賜遺不乏如常杭城日夜戒
嚴如虎在豢王激輦棲遲日久各無鬪志蔣洲
以計先脫歸宗憲乃遣將出師抵岑港要賊黨
去路繼有別島賊來援官軍奮擊敗之斬獲甚
衆餘竄歸大洋有

詔誅直梟其首妻子給功臣之家為奴直衆既破惟
毛海峰等擁衆稱雄然勢孤無援時寇海濱亦
不甚張皇矣後毛海峰率倭夷侵據舟山官軍
四面圍之絕其水草賊困乏官軍夾擊賊敗死
殆盡毛海峰亦死于亂兵中自是浙中稍得寧
帖云

浙東倭倭議曰昔我

祖宗之制防邊戍海樹設周詳郡縣之間建立衛所
定海衛內轄四所外轄後所霽衢大嵩中中左

所旗軍一萬有奇歲給官軍糧餉十萬餘石

此皆

舊額今軍缺糧減存者止十三

又置巡檢司九曰螺峰曰岑江

曰岱山曰寶陀

四司環置舟山俱隸寧波府

曰長山曰穿山

曰霞嶼曰太平曰管界

俱隸定海縣

莫不因山塹谷

崇其垣墉陳列兵士以禦非常復於津陸要衝

置為關隘曰定海關

在南薰門外最為衝要舊制額設指揮一員旗軍五

十名盤詰舟航以防奸細官哨戰船停泊於此今增協守民兵一十名備蒼兵船亦此停泊

曰舟山關

舊制額設官軍盤詰今撥福蒼兵船防守

曰小浹港隘曰

青嶼隘曰硤頭隘曰錢家隘曰梅山隘曰慈嶼

隘曰橫山隘曰螺頭隘曰碇齒隘曰小沙隘曰
沈家門水寨曰路口嶺隘曰岱山隘曰大展隘
凡一十有六皆屯兵置艦以為防守其中若定
海關舟山關沈家門水寨小浹港隘最為要害
自昔至今尤致嚴焉定海烽堠一十三後所烽
堠十鄞衢烽堠六舟山烽堠二十五咸設旗軍
以瞭望聲息晝煙夜火互相接應若鄞衢之三
塔山舟山之朱家尖鼉峙最高所望獨遠故設
總臺多撥旗軍戒嚴尤至設總督備倭以公侯

伯領之巡視海道以侍郎都御史領之

洪武三十年以

後總督領于都指揮海道領于憲臬

海上諸山分別三界橫牛山

在慈谿縣北大海中與海鹽縣海洋為界

馬墓長塗金塘冊子大榭

蘭秀劍岱雙嶼雙塘六橫等山為上界又灘滸

山三姑霍山徐公黃澤大小衢等山為中界花

腦末芝絡華彈丸東庠陳錢壁下等山為下界

率皆潮汐所通倭夷貢寇必由之道也前哲謂

防陸莫先於防海緣邊衛所置造戰船以定臨

觀三衛九屬所計之五百料

上定海一港一隻

四百料二

百料尖快等船一百四十有三量船大小分給
兵杖火器調撥旗軍駕便而督領以指揮千百
戶每值風迅把總統領戰船分哨於沈家門初
哨以三月三日二哨以四月中旬三哨以五月
五日由東南而哨歷分水礁石牛港崎頭洋孝
順洋烏沙門橫山洋雙塘六橫雙嶼青龍洋亂
礁洋抵錢倉而止每哨抵錢倉所取到單并各處海物為證凡壯山
積固大佛頭花腦等處為賊舟之所經行者可
一望而盡由西北而哨歷長白馬墓龜鱉洋小

春洋兩頭洞東西霍抵陽山而止哨至亦取片海物為證

大小衢灘澣山丁興馬跡東庫陳錢壁下等處

為賊舟之所經行者可一望而盡由此而南通

於甌越北涉於江淮皆以南北兩洋為要會而

南北之哨則以舟山為根抵六月哨畢臨觀戰

船則泊於岑港定海戰船則泊於黃崎港海中以六

月十二日為彭祖忌颶風大作舟必預期收港避之仍用小船巡邏防守

備至密也今日倭奴更不可以春汛期自三月至五月

為汛期六七八月風潮險惡舟不可行九十月小陽汛期賊舟復可渡海亦有停泊海島乘間

而至于故今四而備禦宜益密矣
時皆宜防海也

皇上軫念元元震耀神武命將興師誅討不庭一舉
祖宗之舊章而振飭恢弘之設總督直隸閩浙軍務

大臣及巡撫都御史以藩臬分任兵備調發橫

江鳥尾船二百餘艘今皆廢壞改造福清船四百餘

隻停造五百料等戰船取軍四民六料銀增價改造蒼沙民船復數百

隻或官造或僱稅召募福建兩廣邛徐松潘保靖永順

桑直麻遼鎮溪大康及蒼處等兵不下十萬今川

廣諸溪洞土兵悉皆免調勅鎮守總兵駐劄臨山今改劄協

守副總兵駐劄金山

今改劄吳松

叅將分守各府

紹寧

一叅將并各府四叅將

把總統轄衛所

舊制臨定觀一把總今定海專設一

把總并各衛共六把總俱題請欽依

復有游擊游兵之職以統水

陸之兵

俱奏請欽依

一時任事之臣非不攄殫謀畫

務底安壤而豺虎未消烽烟未靖者蓋以城戍

不足而告急者多則疲於奔命庾幣不實而資

用者乏則窘於設防糧餉不時而凍餒者衆則

怯於應敵土著不練而徵召者至則艱於行法

此皆用兵之大患也且倭奴入寇自彼黑水大

洋舟行一二日抵天堂山復一二日渡官綠水

抵陳錢壁下漸經濁水

海水東去三四百里濁泥而黃濁色過此水漸

深而清且涵為官綠色千里之外海極深蓋因涵視之黝黑色海道經所載及人所見皆然因

潮乘風寇無定跡甌閩渤海南北可從即其南

涉韭山北由馬跡舟山則四面可登緣海則隨

處可犯游兵把總等官督領兵船自春歷夏及

小陽汛期於南北海洋窮搜遠探遇有賊舟即

為堵截馳報內境俾為預防復於沈家門列兵

船一枝以一指揮領之馬墓港列兵船一枝以

一指揮頌之把總駐劄舟山兼轄水陸總叅標

下各選練精兵三千以聽征勦

近年議將總叅標下陸兵更屬

海道兵備訓練仍各選親兵一千隨征

定海則屯聚重兵屹為巨

鎮賊或流突中界則沈家門馬墓兵船迤北截
過長塗霍山洋三姑與浙西兵船為犄角迤南
截過補陀桃花青龍洋青門關與昌國石浦兵
船為犄角賊或流突上界則總兵官自烈港督
發舟師北截於七里嶼觀海叅將自臨山海洋
督兵船為應援南截於金塘大猫洋而石浦梅

山港兵船為應援以故今日之海防會哨分哨
于外海者為第一重出沈家門馬墓之師為第
二重總兵督發兵船為第三重巨艦雲屯倭夷
之舟航弗預也火器颺發倭夷之短兵弗預也
以我之衆制彼之寡以我之長技攻彼所不足
拆蛇豕之勢而免內地震驚之虞斯策之上者
也萬一踈虞而賊得登陸由拙泥烏山鳴鶴塲
古壑松浦丘家洋官庄諸路可犯慈谿與定海
之西北境以達于郡城則向頭觀海龍山管界

之備不可以不嚴而丘洋金嶼慈谿新城石墻

之築寔所以扼其衝由小浹港穿山崑亭康頭

尖崎諸路可犯鄞界與定海之東南境以達於

郡城則小浹口置列兵船海道兵憲譚綸總兵盧鏜建議於港口置

鉄發貢重五千斤者一座調發兵船防守定海添設民八槳船一十隻汛期則巡邏哨探汛畢

則容其樵採近境與後所鄞衢大嵩甬東太平諸處之

備不可以不嚴而慈嶼蛤嶼石墻之築實所以

扼其衝由大浹口直走郡城則西渡東津桃花

梅墟之備不可以不嚴而關口水陸之兵與招

寶山威遠城之築實所以扼其衝蓋我尺寸之地皆係金湯得人而守則其險在我防或少懈則反以資敵若舟山故定海治也四面環海其中為里者四為嶼者八十三五穀之饒魚鹽之利可以食數萬之衆不待取給於外初以承平無事止設二所守之軍卒止二千有奇而歲久逃亡且大半矣重以城垣低薄不足為固萬一夷且生心據以為穴則險阻在彼非有勁兵良將卒未易以驅除而彼方挾其利便四出攻剽

則濱海郡縣容得安枕而卧乎此今日之所當
首以為憂蓋不止如雙嶼烈港之為賊窟而已
也夫海防莫急於舟師今計定臨觀昌各港官
民船可二百艘仍增造福蒼沙船五十隻復有
八槳漁網等船舊例官船料價六分則徵於里
甲四分則扣於軍儲以充造作三年則輕修六
年則重修九年則折造其價仍扣於月糧變賣
於釘板而給公帑以佐之今之造舟給直又數
倍於昔矣昔之出海旗軍食糧八斗

內將三斗
史家五斗

隨今之給餉水兵者又數倍於昔矣公私安得
不困哉且昔日之水軍固皆尺籍之編伍未始
徵兵於外也與其募閩人以充水兵孰若省召
募而兼用土著使久而習其揚帆揆舵之法戰
攻衝擊之技宜無不便况吾緣海之民流亡內
地投充水兵以百千計歸而用之又奚不可哉
然滄溟萬里茫蕩無涯潮汐風勢之逆順帆櫓
人力之遲速把截港汊要害之處曠闊亦不下
數十百里非若潼關劍閣可一夫扼險而守者

寇已登突而為之備計亦晚矣即今定海衛所
軍兵之外復有總兵標下之兵以戰以守足備
緩急若鄞衢大嵩穿山龍山管界形勢單薄兵
力寡鮮宜各增置陸兵勢相犄角而於鎮兵所
屯相機調遣巡司鄉團俾聯絡策應若舟山則
水陸缺防抑不容緩矣海道兵憲劉應箕撥兵
六百戍守鄞衢蓋為是也議者曰國初緣海之
兵自足以周備禦之用而乃謂不足何也蓋衛
所之軍兵止存空籍竄漏裁革者過半倉庾之

儲蓄止存空額那移逋負者不貲而復以羨餘
歸計部此皆非訐謨之善者也近年衛所軍兵
隻身贅婿義子
悉皆革罷止准見在軍伍者派撥糧餉皆指為
羨餘解輸戶部以充別用故軍日耗而糧日寡
今欲圖安攘久遠之策無他舉

祖宗之成憲而行之爾奏復原額錢糧盡充養兵募
兵之費不得復以那減充羨餘禁止逋負之奸
不得以國賦潤豪猾如又不足不得已而加賦
於民當不至如今日之甚矣仍嚴行清勾之法
移查原籍有無丁壯可補者補之如原籍亡絕

即於衛所簡其見在壯丁補足行伍贅壻義子

年力強壯俱准收充不必執空籍以糜歲月

巡

撫趙炳然奏准舉其犯罪充軍者嚴為解發使

行補足全伍官軍

明隸尺籍遵照近年本兵題准事例不得有所

脫漏又不足則召募土著之人膂力精強者程

能試補仍復其身而給之食立以程限壯年為

兵力衰而罷不苦之以終身不陷之以永久則

人皆鼓舞樂於為兵軍無缺額糧不虛廢必無

不任戰之民死於無罪者矣議者曰主兵不足

則客兵不得不用夫環海之變故無常東南之財賦有限以有限之財賦募無已之客兵以防無常之變故此豈異於割股以啗犬豕者也況其貪殘之性不減於倭奴使久居內地閑熟道路習知土風必有不戢自焚之禍昔元末苗帥楊完之流毒於嘉禾邇歲閩廣之兵屢叛而從寇盜可鑒矣

此言補足行伍無用土著可以省召募客兵

議者又曰

山海有自然之利捐之民而困可甦故屯大樹之田可以固穿山之守而耕牧金塘足裨內地

之糧餉然其地極廣袤物產無窮賊屢過而不

問者以其中未有可欲也既田之則有可欲矣

能保其不賊乎苟無重兵以守是委以與敵也

而可為之乎此言大榷金議者又曰今之水戰

止能邀擊人賊而已未能遏來者之鋒夫來賊

銳而去賊所擊隋易而攻銳難人情所皆知也

然擊來賊者譬之撲火於方燃之始火滅則棟

宇可以無虞擊去賊者譬之收燎於既燼之後

此其利害則有間矣自海上下師擊來賊者僅

一二見

戊午參將張四維擒朱家尖寇已未總兵盧鍾璣三沙之寇

而邀去

賊者亦不過文其縱賊不追之罪耳今若以擊

來賊之賞而優於追去賊之賞以縱來賊之誅

而嚴於縱去賊之誅更得當事者同心僇力急

如救焚則邊鄙又何不寧耶

此言水戰以擊議來賊為奇功

者又曰我兵陸戰每退怯而鮮成功夫倭奴常

敗於水而得志於陸者非其勇怯有殊也交兵

海上吾特以戰艦之高大帆檣之便利與火器

之多取勝耳

總兵俞大猷嘗議賊或襲舟車者巨舟等則未易取勝故防海尤急

于防陸總兵盧鏜攻破雙嶼得番
寇島甯鏡與火藥方其傳遂廣彼登陸即沉

船破釜所以一其志也環龜自守者專其力也

顧能用兵飽以饑我逸以勞我伏以伺我佯北

以誘我狡獪深入之窮寇與吾柔脆之兵相角

逐勝負之數可坐而策也誠能察彼已之情即

以其勝我者而勝彼握籥馭衆者復以威克厭

愛行之寧不足以殄滅兇頑耶

此言陸戰當以謀勇兼全取勝

議者又曰定海緣邊舊通蕃舶宜准閩廣事例

開市抽稅則邊儲可足而外患可弭殊不知彼

狡者倭非南海諸蕃惜身重命保貨之可比防
嚴禁密猶懼不測而况可啓之乎况其挾觔求
利者非脯肝飲血之徒捐性命犯鋒鏑者必其
素無賴藉者也豈以我之市不市為彼之寇不
寇哉殷鑒不遠往事足徵當商舶未至而絕之
為易貿易既通一或不得其所復將窮蹙以逞
此時何以禦之耶况彼之寇邊者動以千萬計
果能一一而與之市乎內地之商聞風膽落果
能驅之而使與之為市乎既以市招之而不與

市則將何詞以罷遣之耶市以百至兵以千備
市以千至兵以萬備猶恐不足以折其奸謀今
我財力果足以辦此乎且市非計日限月之可
期也彼之求市無已則我之備禦亦無已果能
屯兵而不散乎此皆利害之較然者也乃謂可
以足邊儲而弭外患不已大繆耶此言番舶議不可通
者又曰倭奴悔禍或揚帆稱貢而至又將何以
處之昔楊文懿公守陳嘗著却貢之說謂其受
貢亦侵不受貢亦侵今倭奴已為讐敵乃於構

隙之餘復敢懷其狙詐狼貪之心而欲售其譎計其罪不勝誅矣况可與之通乎且前此入寇之少以通蕃下海勾引嚮道者少也今茲入寇之多以通蕃下海勾引嚮道者多也不嚴禁姦之令而欲開非時入貢之門是止沸而益之薪也况倭王微弱號令已不行於國中即使通貢果能禁諸島之寇掠乎且常年貢使止數百計而往歲寇邊之賊動以千萬計豈寇邊之賊皆欲貢而不得貢者乎謂宜頒降

百
申命海道帥臣益嚴守備貢則却而驅之出境
寇則草薶而禽獮之則彼姦謀狡畫破阻不行
矣如其引慝伏罪重譯效款必欲率賓同於諸
蕃以自納於覆載之中則必質其信使堅其誓
約諭令禁戢各島不復犯邊期以數年為斷若
果能恭命不渝而後如先朝著例復許之貢此
則義之所以為盡仁之所以為至也是故明徵
定保君子監成憲而行之修治垣隍慎固封守
一策也編立保甲內寓卒伍一策也譏察非常

嚴禁闌出一策也綏拊瘡痍固我根本一策也
此皆所以治內也修復整堡嚴明烽堠一策也
繕治器械清理戰船一策也出哨會哨悉遵舊
規一策也據險守要聯絡響應一策也此皆所
以治外也至於練主兵而免調募之擾足財用
而資軍興之需聚芻糧而給餉以時嚴賞罰而
功罪不掩設畫樹防出奇應變為吾之不可勝
以待敵之可勝則在中外任事之臣加之意而
已然昔人有云其備不在邊境而在朝廷故曰

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又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
今

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崇干羽之舞又何必規規責效
干甲兵之末乎

直既就戮海賊徐惟學等據島分衆往來于福建
省界蜂屯猘逐連破縣城 三十八年二月倭寇
犯饒平流入漳州等處督閩范欽遣都指揮孫敖
會兩廣兵進剿親率狼兵及千戶張春等二次斬
級七十七顆生擒九名奪回被虜官民人口一百

八十餘名牛馬二百二十餘頭匹陸續官兵又獲
真倭賊一名林居鳳奸細余超張大陳元愛接賊
犯人楊二及賊馬吳絲紬絹等件百戶趙孟李鎮
撫楊德於石牌地方斬獲倭賊首級十顆典史萬
邦邑奪回被虜一人番衣一件 四十二年復破
興化府城都御史譚綸與叅將戚繼光率師救援
賊走敗之潰入廣東界

野記曰歲癸亥倭賊圍興化城相持數月殺掠
無算賊偵近郊塚墓為鄉宦富室者則發其棺

昇至城下而俾之贖否則屠屍而焚焉城中米
價倍湧無所得至於薪水俱竭軍民疲困殆極
矣叅將劉顯駐兵江口應援不敢進兵備副使
翁時器新至任適鄉宦陳應時建策謂城上刁
斗喧噪賊視為常今今夜不舉號鳴拆息燈靜
坐至三更四門各舉銃飛擊賊巢若欲往刼之
者使其自相鬪殺我軍繼之可以取勝時器從
之適顯使健卒八人間道以公文會時器其服
俱以天兵二字為號倭賊得而殺之乃相與定

謀選黠賊八人各服其服持公文叩城城中遂
挽而上或有言健卒不類須察而防之時器不
聽諸賊因得遍觀街巷出入樓櫓登降之處時
器下令守城者入夜輒靜譁則有罰時衆久憊
是夕相與寐熟舉城寂然賊探至城下試呼官
軍無一應者乃罵曰城中人豈俱死耶八黠賊
乃放火舉號賊皆掩至長梯蟻附而上亂殺守
卒開城門擁入縱焚廬舍而時器猶未之知也
衆亂時器從東門引下逃脫賊分守城門吏民

無得出者時賊半為漳州土人凡有名士大夫
及巨室悉素知之拘繫一大寺中命以金帛贖
身各限以數不如數者腰斬鋸解之蒲多縉紳
有四五世科第相承者古今典籍比屋連巷至
是俱罹鋒鏖為斯文之烈禍賊搜掠編戶靡有
孑遺屯城月餘糧食盡罄城外亦蕭然無可剽
掠者賊不能住又慮援兵將集去屯平海衛為
巢都憲譚綸與叅將戚繼光統兵攻之繼光兵
四千聲言三萬俱義烏人素練習知兵法而繼

光又善鼓舞俱敢向前苑戰者繼光初至惟言
我兵遠來困疲須養月餘乃可用也因出橐資
命造紙甲既完猶言未可用賊探知之守稍懈
一夕夜半忽傳令造飯飯畢自率兵居中俞大
猷為左劉顯為右銜枚疾走天明逼賊巢賊不
意猝至皆棄巢走官軍掩殺呼聲動地斬賊數
千餘逃奔至廣東界初有庠生張某者十年前
夜夢一鐵甲人告之云我是天兵放火殺人歷
午未至酉辛滅皇紀破土城牛女之分號令分

明重熙會見太平醒而記其半至夜復夢如前
乃記全文常與衆語不知此為何兆至是八賊
果以天兵服色倡難進城以午未日出城以辛
酉日譚號二華戚名繼光並合重熙之義二公
紀律嚴整士各用命又俱江西人分野屬牛女
於前夢語無不驗者則生靈禍福冥冥定數信
不可逃者也自是閩中恃譚戚為長城而賊迄
今蔓延抄掠各邑未獲安堵繼光父某亦為總
兵先在山東魯橋與賣卜者鍾八交好甚密鍾

授繼光父以兵書且教其用法相別去繼光父
有事至京旅次一日鍾復來訪時繼光并方姪
父年三十一未有子因問妻就館所得是男是
女鍾曰女也若欲男須戊子年九月朔亥時生
乃汝子耳可名之曰鍾祥壽他日以勲名昌汝
家也繼光父笑而領之是後鍾每至不由戶入
從空而下去則復從空而上倏然不見繼光父
知非凡人盡誠祈叩之鍾乃吐實謂我狐仙也
自此不復再見繼光父抵家果產女後母復姪

至戊子年閏九月父意其言默禱俟驗迨朔日
亥分忽見鍾閃入卧內舉子即繼光也小字鍾
祥壽既長父授以兵法穎悟若素習負膽氣饒
智畧有古良將之風御卒雖嚴恩養備至甘苦
與共結其死心教以戰法賊敗不許取首級惟
以鏖戰為功臨敵却顧者始犯則截其耳再犯
則梟首偏裨以下不少貸所獲賊輜重俱歸將
士分毫無所私故戰無不勝著心法紀畧兵間
鑿鑿皆可行云

四十三年三月倭賊屯潮之烏石流突滅水都神山溝地方約三千餘人都閩范欽會同兩廣軍門吳桂芳恭順侯吳繼爵督兵進剿三月二十六日總兵俞大猷移營五鼓發兵以福兵并王詔門崇父二叅將下兵分三大枝而進午時逼賊寨賊率精銳出寨擺定分兵來衝福兵首與相持半頃未決俞大猷督後急遣人斬哨長首級二顆徧行宣示於福兵奮勇先登王門二叅將狼兵繼之呐喊直奔賊中大戰良久一鼓破之或奔入寨或奔入

山各兵分投追殺殺六百有奇恐寨中埋伏用火
箭銃炮四面圍焚燒死一千餘人是役倭賊大率
死於鋒鏑灰燼將及二千奪出被虜者逾數百人
已而敗衄遁走搶船出海忽風雷大作俱溺無免
者

廣東海倭論曰海寇有三路設巡海備倭官軍
以守之春末夏初風迅之時督發兵船出海防
禦中路至東莞縣南頭城出佛堂門十字門冷
水角諸海澳東路惠潮一帶自柘林澳出海則

東至倭奴國故尤為瀕海要害西路高雷廉海面惟廉州境接近安南為重地焉夫倭當朝鮮之下流山巒巉岬而環以大海天地東南之仁氣至此而盡性譎且兇狙詐狼貪風土使之然也歷齊魯東淮浙泉漳而後至於潮雙掩出沒東洋如履平地久矣其為海堦患也弘治以前無通蕃者故亦無海寇之擾正德初始漸有之宋素卿宗設之犯薊團城劫庫放火殺人非無人而至前也吾廣玩愒防備失策漳舶遏糶而

巡哨私通是以螳螂逞威肆其暴竊一聞風鶴
懼喙宵奔豈非浙固剥床災近者耶然波濤洶
湧千里吞吐而我之步騎弗與木筏輕舸浮沉
聚散出沒若鬼而我之巨舸弗與彼若焚舟登
陸拚死而鬪又有交通接濟為之助焉浙災其
在閩潮矣是故杜寇之來莫若嚴於自治禁豪
勢交通之私斷小民接濟之路沿海居民互相
保伍昭王度示國信俾其革心感我綏來計之
上也師有潛伏謀在察微勢有窒碍謀在攻堅

以不可勝而待勝計之中也若夫立鉤距作沈
命草薶而禽獮之計之下也噫用其上寇亦民
矣用其中寇自寇矣用其下則民亦寇矣司海
道者請三思之

方倭之寇浙趙文華以工部尚書賜王帶出督察
胡宗憲後亦論功加兵部尚書有王帶之賜既文
華還朝得罪罷職時寇既平朝議宗憲文華及巡
撫阮鶚費用不節軍餉多弊

上命給事中羅嘉賓御史龐尚鵬同往查軍門及督

祭用過各省錢糧數目文華冒破十二萬阮鶚六
萬宗憲亦不下十萬疏論其侵匿時宗憲猶在浙
曲為彌縫上疏辨明鶚去官文華已故皆坐賄追
併後南科給事中陸鳳儀疏劾宗憲不法事

上詔逮至京尋原其罪免歸皆輔臣嚴嵩之力也遂
以都御史趙炳然代宗憲除總督福直銜止巡撫
兩浙兼理軍務炳然舊為浙巡按見宗憲靡濫之
弊務崇安養民得息肩矣然浙之嘉湖與直之江
南諸郡固澤國也縣多無城府雖有城而弛斥不

堪禦寇况承平日久驟加倭警非惟鄉民奔竄不自保凡城中居民亦無固志於是各處縣邑俱創新城而府城之圯壞者皆議增高培厚嘉興為浙西直南倭寇必經之地尤為要害知府侯東萊請於當道重修其城屹然為東南巨鎮焉

行人嚴從簡東南巨鎮賦序曰維昔南仲城彼朔方猘狁於襄詩人賦之而周宣中興之美南仲良翰之績烟烟若在當時而親覩其盛也嘉興為浙大郡予之故里擾於倭夷民遭荼毒視

獬豸盖有加焉而城守之議累歲弗定偷豫目前不為遠慮能免厝積之虞也幾矣維時監司郡守却顧而起規畫既定百堵具興匝月迄事不失尋丈可以制治保邦使海魑望而畏聞而遁如獬豸不再肆於朔方也予奉使江藩便道歸省適觀厥成嘉其保障之有藉而民風可採以上獻也敢繹詩人之緒比辭摘藻以紀一時咨諏之所得云豈敢自謂登高能賦也歟哉賦曰粵惟名郡瑞產嘉禾治分七邑道達四途星

麗斗女之纏險環海若之都虎右踞而望越龍
左盤而控吳塞以泰山枕以太湖雄一方之形
勝冠兩浙之輿圖民生其間兮既庶而康百年
化洽兮守法而臧士詩書兮農稻糧外弦誦兮
內組裳怯於見長吏兮重於去故鄉非有推理
睚眦之豪兮亦無探丸鳴桴之強習太平之嬉
遊兮曾不識夫金鎗雖外戶之不閉兮誰念及
夫城隍頽垣兮斷塹破櫓兮圯梁荆棘兮叢生
黽黽兮嗥藏合上下兮恬熙忘儆戒兮苞桑夫

何昊窮降割歲癸不仁妖蜃掉尾以生狼狂鯢
鼓鬣以揚氛驀倭奴之市艦泊武原之海濱曾
無幾人而登岝可以一計而成擒豈柰我軍之
烏合輕嘗彼賊之狼腥始轉戰於鹽縣既敗北
於竹林嗣是寇知無備大集四侵或由姑蘇或
由柘村或由沙川或由石墩指郡地以為囊橐
遂直擣以薄孤城烽燄攸起玉石俱焚烏驚星
散鬼哭天昏此在郊野之慘毒孰與城居之酸
辛驅孱弱以荷戈分堡壘以守援流矢進插於

內舍飛丸直貫於周廬荒垣可以立碎有壁可
以潛攀遑遑晝夜額額如年時有訛言之卒發
恒致隕竄之莫前遊魚於釜笠獸於柵或掩泣
以待戮或乘隙以出遷蓋危於壘卵者凡幾矣
而猶或免於摧殘天不好殺賊飽而還乃僥倖
於一擲非可恃於万全時則元戎懲其禍御史
恤其危諸司讚其猷士民條其規咸謂諸郡之
要害獨惜茲城之敝頽宜崇宜補宜擴宜培雖
衆議之僉同惟當事之睽違靳小費而昧弘畧

計目前而忽遠程譬諸富人巨室門扃不殫未
免犬吠夜起主人不寧矧溟濤之巨測能安枕
以無驚事如有待以迄於今既天時民志之協
吉正一勞永逸之當興廼請廼任廼相廼視廼
咨廼諏廼營廼締主測既定大功斯起不聞徵
召工雲集矣不聞採鑿石山累矣不聞斬木積
森列矣不聞破壞土層屯矣不聞戒儲餉日盈
矣不聞會歛費時給矣不聞督責畚插騰矣不
聞令委官司效矣不聞致期雉牒整矣詔爾勿

亟衆子來矣候爾匝月事告竣矣卑者是崇傾
者完矣狹者是闢薄者厚矣豈神輸而鬼運實
經畫之中理不勞民而傷財竟大工之畢舉由
是國有維翰民有攸護奸可防隙可杜戰可勝
守可固聿制治於未亂信折衝於樽俎建一方
之巨鎮樹東南之強輔噫嘻人知新城之為美
曷若舊業之安堵則所以感時追盛而扶植其
基本者尤宜先務也故觀於其市則直不居肆
行旅出途商賈輻輳茲管謳歌作息不禁襦袴

且多昔之恬利斯城者今果不耗其資乎觀於
其士則從容庠序帝典王謨濟濟藹藹棫棫菁
莪桃李蔭植於公門奎壁聯耀於黌廬昔之黼
黻斯城者今果不喪其美乎觀於屬邑則鹽膏
展武澤潤當湖魏塘仁洽崇桐義摩嘉秀風淳
無事鞭蒲昔之拱翼斯城者今果不至於離析
乎觀於田野則三農奮力百穀盈阿穰穰千倉
稅無負逋鷄豚糗醕喜饗妻孥昔之充溢斯城
者今果不至於匱乏乎觀於武備則庠革七屬

膠弓五和危樓巨櫓長矛短戈壺櫓鏃鏃清角
烏烏肆皇靈之昭赫將妖沴之潛磨昔之壯固
斯城者今果不至弛斥乎何以使人民之咸賴
何以使德政之弘敷何以復承平之善治何以
起康衢之謠歌蓋既不忽乎地利自當究意於
人和吾時登城之南堡兮俯鴛湖之在袖為櫓
李之巨浸兮迺鍾靈而毓秀菱蒲魚鱉之繁植
兮菽米舳舻之雜驟忽薰風之可迎兮信愜解
而財阜且危亭之當面兮煙雨霏霏以交溜思

撫景以布惠兮保治安之長久吾時登城之西
譙兮瞻雄藩於武林龍飛鳳舞之為勝兮錢碑
宋殿之何尋三秋桂子兮十里荷芬君臣宴逸
兮社稷分崩嗟往事之可鑒兮柰奢麗之猶存
茲風土之相接兮矧習俗之移人矯枉歸正兮
戒彼荒淫思明德弘勲之努力兮媿吳山越嶺
以嶙峋吾時登城之東磔兮望溟渤之洋洋彼
旭日之飛升兮嚆下土以太陽皦金烏之閃鑠
兮消氛祲之毫芒鯨鯢遠遁兮魑魅潛藏海宇

澄清兮戎隸來王思內順以外威兮是用惕夫
蠻方吾時登城之北樓兮瞻縹緲之五雲唯

仁聖之端居兮司黜幽而陟明矧醜倭之跳梁兮每
厯慮以焦神睠賢能之翰垣兮奏治最於彤廷
什南顧之殷憂兮當殊擢以示旌思實大以聲
宏兮膺天寵之惟殷環顧重城之四表願言駿
惠之旁流匪直茲邦之受福亦卜

鳳曆之輦悠聊綴翰以紀盛俟彤管以羅搜比徽猷
之于襄庶南仲之作求亂曰惟城之高千層霄

兮

皇猷軒朗亦竣極兮惟城之厚盤下土兮

聖化汪濊亦何垠兮鬼神呵護禁不祥兮海不揚波
刀斗靜兮群黎百姓寧幹止兮駢駢四牡觀鴈
成兮採採民風獻徹戒兮佐

天子於有道俾四夷以為守兮

按別書載杭州指揮陳善道舉武進士多謀畧
癸丑四月流倭百餘犯赭山赭乃杭海閑隘也
善道率民兵三百徒走七十里遇賊手射殺六

人梟首一級賊大驚進迫之民兵皆烏合之衆
一時瓦解善道獨戰于寧鹵中韡滑蹶仆遂被
洞脇而絕壯士潘賓王貴赴鬪俱死奏聞勅建
祠祭如典祠在杭西湖之上又歐陽深南安人
以太學生例授衛指揮倭犯泉州逼城而陣深
督藥弩手射却之復逼同安城深率弩兵破賊
追出苧溪而還壬戌中丞遊震得檄授深兵會
賊發塚質贖且及深先瑩深緝知賊可夜劫潛
師冒雨破賊于洋頭山賊復屯八尺嶺謀絕郡

城餉道深率師擒斬其酋連接七砦餉道以通
兵威大振招降數萬人復執江一峯李五觀等
戮之於市奏績

上嘉其功欽授都指揮僉事專職泉漳地方永春賊
酋呂尚等皆窘乞降是年冬倭攻陷興化郡城
時倭新至銳甚游中丞檄深進兵復城乃進屯
瀨溪時兵僅千餘人耳與賊對壘賊數夜劫以
營堅輒不利而去由是不得南下無何棄城遁
保崎頭堡深入城視府庫撫餘民越日移劄東

宵逼賊巢十五里賊日以數十騎挑戰深堅壁以伺其便月餘援且至賊聞悉衆來攻乃身率親兵迎戰數合勝之至晚賊四合來攻我兵寡疲深以死自誓身被二鎗猶手刃二賊力戰不支遂被殺裨將薛天申周岳鎮及麾下數人同赴敵死之深死不旬日援兵至遂滅賊中丞以聞賜立祠祭給棺殮費蔭子孫世襲指揮僉事又王德字汝脩温州人少英異有大志舉丁酉鄉試戊戌進士庚子授東昌推官嘗署高塘民

病汲開北門便之鑿土得石石文有曰北門開
王德來人以為神後棄廣東兵備僉事東歸丙
辰倭擾入溫官府熟視不知計德主族議練鄉
兵待之倭度南溪入蒲洲殲之於上金斬首十
有六擒十四人拔其脇虜八十人還之鄉明年
復殲于梅頭斬七首自是倭畏求嘉塲不敢犯
本嘉塲王子戊午四月倭酋數千方圍樂清兵之所居也
備袁祖庚來告急遂移袁寧村以便策應其日
叅將張鈇來附是時倭圍郡甚急袁請援以鈇

並進德許之凌辰簡輕銳從間道往日晏伏起
金輿遂遇害當變作時手猶射殺數人張欽兵
相視甚通無一抃者總督胡宗憲上于朝詔贈
太僕寺少卿立祠郡城廕子世襲百戶嗚呼當
王子為兵科為兵憲以兵死死職也今死溫何
哉觀此二傳則當時死事于倭者多不能悉而
倭之展轉地方亦因可見故附記之

自王直倡亂被禍莫甚于浙江次而福建次則廣
東三鎮大臣自當協心同力肘臂相應浙江巡撫

趙炳然上浙江邊防事宜八事疏畧曰臣惟成可
大之業者固在於川人立可久之規者尤在於以
法蓋有人非法無恆有法非人不行以人行法事
之所以未濟也臣竊見東南自有倭犯十年於茲
矣禍始於浙之東西後延於江之南北仰荷

皇上徵兵命將議餉出貲神畧斷自淵衷威震諸
海表以致醜逆就殄兩江已寧雖浙江時有發作
臣防禦是慎惟福建去歲寇變非常而浙境實相
唇齒也蓋出此入彼海之港口皆通避實擊虛賊

之姦謀巨測法曰勿恃其不来而恃吾有以待之
正今日之急務也臣自抵任以來咨詢既竭寢食
靡遑恐無以仰副

皇上任使之重除汰冗兵減糜費凡議題請外謹將
防海事宜條為八事上請

聖明採擇焉此皆衆口之常談諸臣之屢疏與本兵
部有議行者但人情玩於故常而功效沮於虛應
終成畫餅未見敷功此臣之所大懼也不敢不有
言也伏望

皇上勅下兵部再加查議如果可行懇惟申飭令臣
督責司道將領軍衛有司文武等官着實舉行有
不用命者聽臣叅劾此可以奏目前之安而為有
備之策亦一策也若夫求安攘之大計立永久之
弘規則揀任守令而責以民兵保甲之法整頓衛
所而責以軍兵戰守之宜敬脩

祖宗內而沿海鱗次之兵外而出洋戰船之制江之
南北浙與閩廣各選一大將以統其權擇數偏裨
以專其地隱然常山之蛇勢仍行各省撫按等官

因邊以計兵因兵以計食允矣戰守之鴻圖先治已而後勝人急內安而求外順伏惟

皇上神明下之兵部再加酌量擇議而行天下幸甚東南幸甚臣愚幸甚一曰定兵額臣惟將貴專謀兵尚服習欲觀號令之有紀必湏綱紀之素明浙江之兵原係募用土人並非衛所尺籍所用頭目或名把總或名千總或名哨官隊長所部各兵或六七百名或四五百名或一二三百名把總不必同於千總千總不必多於哨官權齊心異似無體

統臣督同三司各道及總叅等官會議兵額除本
兵因船之大小布港之衝僻祇應出哨按伏打截
不在營伍之例外其餘陸兵倣古什伍之制五人
為伍二伍為什外立什長一名三什為隊外立隊
長一名三隊為哨外立哨官一員五哨為總外立
把總一員五總為營俱屬主將一員與高標旗纛
哨探健步書醫家丁等役俱統領之舉一營而各
營無不同也舉一總一哨一隊而各總哨隊無弗
同也非但虛數難容錢糧有紀如是而以上臨下

以卑承尊名分定而號令行心力齊而氣勢壯居
常則合營操練遇警則分布戰守庶幾乎心之使
臂臂之使指之意矣二曰振軍伍臣惟民出賦以
養軍軍出力以衛民今之軍皆食民者也然寇變
之來不惟不能衛民每借民以為城守之助是養
軍者民也保軍者又民也禦賊者民也保民者又
民也積弊已久殊失設軍之意矣臣督行二司清
軍及都司操捕等官通將所屬衛所選委庶幹府
佐官員親詣吊查卷冊備將實在軍丁除屯運外

不分正餘清出挑選正軍老弱者就以本戶壯丁
頂替逃亡絕戶者即撥鄰近餘丁抵補編成行伍
造冊在官仍選任智謀掌印操捕等官加意撫恤
不時操練一面將各逃軍行原籍勾解屯糧行所
司追給至於買閑占役差遣跟官等弊通行嚴革
目前雖未敢遽謂可用而從此練成與招募客兵
表裏戰守則主兵日充主威日振將來客兵可以
漸減三年之艾及今蓄之尤之可也衛所不有所
賴耶三曰練民兵臣惟民壯弓兵之設本為防捕

盜賊盤詰奸細而無軍州縣尤籍以備禦者也近
雖半追工食以資募兵之餉然存留者不少各該
官司或以之跟用役使或以迎送勾攝至於編徭
聽憑棍徒包當曾無選練實用徒為衙門市棍淵
藪矣茲者盜賊橫生不止外寇合將民壯弓兵務
選勇健應役責成該掌印巡捕等官以時操練習
熟武藝遇警協助軍兵並力戰守有功之日各該
官司並行獎勸各役重加犒賞如有縱盜殃民通
行懲戒及不許有跟官役使勾攝迎送市棍包當

等獎果能練成非但擒捕盜賊即使大寇突來而
捍禦有具一役之練一役之利也郡邑不有所賴
耶四曰立保甲臣惟浙江地方在邊海則有倭寇
在內地則有盜賊在河港則有鹽徒在山僻則有
礦徒中間外作嚮導姦細內為接濟窩家往往有
之若非申嚴保甲之法以謹譏察以相救援恐無
以弭盜而塞源耳合行守巡兵海等道通查各府
州縣城市鄉村每十家編為一甲選一甲長每十
甲編為一保選一保長平居則令互相譏察不許

出外非為及容留歹人併有窩隱不舉者一家犯罪九家連坐甲長犯罪保長連坐仍令各甲置辦隨便器械一家有警甲長鳴鑼九家齊應如賊勢重大保長鳴鑼九甲齊應一保鳴鑼各保齊應有不出救應者許被盜之家告官或訪出通行治罪其山海之間大族巨姓自相連合力能拒寇各保身家者仍立族長平居有警亦照保甲之法有功者各與官兵同賞不救者亦與失事同罰但不許令其出官打外送迎勾追勞費等事如此非但是

以譏察內姦亦可以防禦外盜一方之行一方之利也村落不有所賴耶五日明職掌臣惟浙江一省設六把總以分領水兵四叅將以分領陸兵又設一總兵以兼統水陸練兵防禦各有專責曩因海洋有警總叅等官統駕兵船下海恐難分兵應陸即以陸兵付諸海兵各道管理固一時權宜之處也然各道之在地方勢權為重而選練譏察與夫錢糧尤為至要事固不可不假於各道耳臣恐遇警之時衝鋒破敵又將官之事各有定分也今

後總叅官員各照原分信地用心防守各道則選
兵稽弊調度錢糧外其居常將官操練該道閱視
遇敵將官攻剿該道監督不俱水陸悉照遵行其
臨敵功罪則以將官為重平時修舉則以該道為
重使文武共濟不得互諉及照省城防守管操都
司等官於水利道設兵一營一例而行庶職掌分
明而常變有託戎務賴以振揚矣六曰分統轄臣
惟任將所以專事分地所以責成貴在隨宜而酌
處之耳今原設鎮守總兵官一員住劄於浙江定

海以統浙直水兵協守副總兵一員住劄於直隸
金山以統浙直陸兵平時責任雖有水陸之分臨
敵征勦則無水陸之限南北並峙控扼海防俱任
兼浙直處亦善矣但此總督節制時事也今總督
已奉

明旨革去則浙直為二鎮矣臣以巡撫浙江是金山
副總兵不得用之於陸而巡撫直隸者於定海總
兵不得用之於海矣况浙直遼隔水陸艱劇若使
照前均統而兼任之恐有不便伏望

皇上勅下該部議擬合無將總兵副總兵官各照信地在定海者止屬浙江在金山者止屬直隸各總理水陸兵務如浙直鄰界水陸有警亦照巡撫事例俱有互相策應勿分彼此如有推諉觀望者聽臣等與該巡按御史叅究庶乎事有專責兵有專統既不失共濟之意又可免牽制之虞矣七曰嚴哨應臣惟浙江海防分布水陸兵已有定矣然哨探者三軍之耳目而策應者一身之手足也但各該將領官員平時而不先哨報遇警而不相策應

誠恐外寇突來何以猝應合行令海兵等道監督
叅總等官務要陸兵守險水兵出洋嚴行哨探互
相傳報必使水兵在洋遇賊邀擊不令近岸縱有
近岸陸兵堵截不令輒登即若登犯併刀夾擊不
令流突又或奔遯下海水兵仍行截殺不得捨船
脫去如追餓犬不令休暇以收一鼓成擒之功斯
易為力此水陸戰守之大機也若或賊登岸而水
兵不知賊燒劫而陸兵纔覺以致賊合勢甚用我
嚮導得我地形而又逞彼技勇滅益難矣是哨探

之不明傳報之不速防剿之不力策應之前罪
將何辭失事官兵先掣處治將領嚴行叅究八曰
公賞罰臣惟賞以當功則人以勸罰以當罪則人
以懲古今之通道也東南自倭患以來刑賞之間
屢經諸臣之所建白本兵之所議覆賞申五等罰
重臨陣可謂明且備矣臣尤有說者蓋運籌決勝
主將之能也衝鋒破敵偏裨之任也今之將領退
縮逗遛厥罰獨重矣而戰勝攻取厥賞可不獨優
也耶其在督撫諸臣會計兵糧預謀戰守責固惟

均而率三軍蹈白刃履危冒險所不與也以此較
彼分自有間而功罪自不能以相同夫惟不同則
公論能明而趨避莫售矣今之論賞督撫與主帥
同是故有希功而捏報者矣今之議罰督撫與主
帥同是故有掩罪而扶同者矣又或功成於部下
而主帥不以明罪始於頭領而主帥不能正皆非
利害相關而指臂與心氣之所以不貫也今後如
有僨事敗軍將領之責視文臣固專而論功錄勞
文臣之賞視將領貴薄其在部下尤當賞不遺賤

罰必自始庶法典至明而至當人心可勸而可懲
宋臣鶴飛曰文官不要錢武官不怕死天下太平
矣此言最核蓋各有分也疏上下本兵議尚書楊
博題謂臣博總督宣大之時已嘗具題本部覆奉
欽依查與本官所奏更為詳密南北事體大畧相同
合無備行本官以後遇有斬獲之功則以親臨戰
陣為主首叙總兵之功督撫止於加賞如偏裨有
功總兵不在戰陣亦止議賞本兵與巡按御史通
不許論功失事有罪亦以將領為首其部下之人

但有功級俱當從重論叙不宜輕遺微賤以失士

心

上悉嘉納詔江地江南浙江及福建廣東等處一體
遵行然倭亂已十餘年皆中國奸黨勾引指使其
國王源氏初不之知也督府襄常遣使即陳可移
文國王令其禁戢屬島國王勢弱號令不行各島
俱無受命者焉

按鄭端簡公吾學編云嘉靖元年倭使爭貢仇
殺給事中夏言上言禍起于市舶禮部遂請罷

市舶而不知所當罷者市舶太監非市舶也罷
市舶而利孔在下奸豪外交內詢海上無寧日
矣番貨至輒賒奸商父之奸商欺負多者萬金
少不下千金轉展不肯償乃投貴官家父之貴
官家欺負不肯償貪戾于奸商番人乏食出沒
海上為盜貴官家欲其亟去輒以危言憾官府
云番人據近島殺掠人柰何不出一兵及官府
出兵輒齎糧哺師好語啗番人蓋利他日貨至
且復賒我也番人知其情大恨諸貴官家言我

貨本倭王物爾價不我償我何以復倭王盤據
海洋不肯去近年寵賂公行上下相蒙官邪政
亂小民迫於貪酷困於饑寒相率入海從之凶
徒逸囚罷吏黠僧反衣冠失職書生不得志群
不逞者皆為之奸細為之鄉道弱者圖飽煖旦
夕強者忿臂欲洩其怒于是王忤瘋徐必欺毛
醢之徒皆我華人金冠龍袍稱王海島攻城掠
邑劫庫縱囚遇文武官發憤斫殺即伏地叩頭
乞餘生不聽浙東大壞二十五年以朱純為浙

江巡撫兼領興福漳泉州治兵捕賊純清諒方勁
任怨任勞嚴戢閩浙諸貴官家嘗言去外夷之
盜易去中國之盜難去中國之盜易去中國衣
冠之盜難上章鐫暴貴官通番二三渠魁于是
聲勢相倚者大譁切齒詆誣惑亂視聽改純為
巡視未幾言官論劾又遣言官即訊甘心假煉
必欲殺純純憤悶卒或云純所任福建海道副
使柯喬都指揮盧鏗殺賊有功皆論死繫按察
司獄于是華夷郡盜唾手肆起益無忌憚三十

一年殘黃岩掠定海浙東騷動遣都御史王忬
巡視兩浙兼領漳泉興福四郡以都指揮俞大
猷湯克寬爲浙閩叅將勦賊霍兵政久弛將士
耗鈍水寨戰艦所在廢壞忬經畧未幾群盜總
至柵寨列港外約諸島內招亡命勢益猖獗三
十二年大猷冒險出洋焚蕩巢穴首賊逸去群
偷流散乘風奔突倏忽千里溫台寧紹杭嘉蘇
松楊淮十郡並受其害克寬統領步兵往來海
堧護城捕賊斬獲亦多忬不肯隱敗冒功擒治

奸豪破解支黨大猷克寬兩叅將皆知勇可任
徒以江南人素柔軟賊未登岸望風奔潰文武
大吏未能以軍法繩下而有司徃徃以軍法脅
持富人巧索橫斂指一科百師行城守餉犒百
物類多乾沒十不給一蘇謹之士又謂南人善
謗低頭束手不敢動一錢於是公私坐困戰守
無策始釋柯喬起盧鏜而賊舡聯翩滿海破諸
州縣焚劫殺戰汚辱慘於正統時矣而通番奸
豪又言忤大猷搗巢非計且搖動忤忤薦鏜起

爲閩叅將代克寬克寬以副總兵將屯金山閩人故忌鏜劾鏜凶險不可用南京言官又復薦鏜三十三年賊犯江北海門如皋通州皆被殺掠是時復用盧鏜爲叅將而以俞大猷爲浙直總兵未幾工部侍郎趙文華以海賊猖獗請禱海神遂遣文華行禱公私勞費不貲北忬改大同巡撫以徐州兵備李天寵代忬南兵部尚書張經提督浙閩江南北軍務有王江涇之捷文華素忌經天寵遂奏經天寵逮詔獄論死西市

而以浙江巡按胡宗憲代天寵南戶部侍郎楊
宜代經自後賊益熾縱橫出入二十六郡文華
還朝未幾又出監督諸軍雖有沈庄梁庄之戰
竟莫救荼毒之慘兩浙江淮閩廣所在徵兵集
餉提編均徭加派稅糧截留漕粟加除京帑請
給醖醕迫脇富民釋脫凶惡濫授官職浪費無
經其爲軍旅之用纔十之一所調漢土官兵川
湖貴廣山東西河南北靡不受害臨賊驅之不
前賊退遣之不去散爲盜賊行者居者咸受其

害於是外寇未寧而內憂益甚矣宗憲計擒賊
首王直浙西江東稍得安靖浙東溫台江北淮
揚閩中嶺表尤被其毒已而俞大猷被中傷盧
鏜代之賴朝廷聖明大猷得不死江北巡撫李
燧有廟灣之捷入南兵部爲侍郎唐順之代燧
福建巡撫王詢數有功畏讒引疾去代者劉燾
宗憲以擒直功陞右都御史加太子太保叙子
錦衣千戶先是文華陞工部尚書以論吏部尚
書李默即加太子太保又以征倭功加少保子

蔭錦衣千戶不數月文華削籍千戶謫戍榆林
自壬子倭奴入黃岩迄今十年閩浙江南北廣
東人皆從倭奴大抵賊中皆華人倭奴直十之
一二又之奸頑者嗜利貧窘者避徭賦徃徃喜
賊至而貪殘之吏又從而驅之封疆之臣輒請
添官當事者不敢阻於是添設都御史三人總
兵一人副總兵二人叅將十三人兵備副使十
一人諸將校近百人田賦倍於常科徵徭溢於
甲式矣此紀致寇始末弊病頗為詳悉故錄之

又按董兩湖碧里集曰賈誼上治安策史氏訖其欲施三表五餌以係單于其術固已踈矣我朝西僧朶顏皆縻以爵賞厚往薄來歲費不可勝計皆表餌之遺意邇者叛人徐海等誘倭夷為患大臣力不能制卒以柔道勝之如擒猩猩之法耗費無限乃知暗合誼言蓋勢所必至非有武侯武穆之才誼言未可輕也愚謂春秋之法功過當不相掩方胡宗憲在浙有羅龍文者其鄉人也謁宗憲于軍門常令龍文隨陳可願

等與賊議和奏功給銀納為中書龍文乃與宗
憲通賄于輔臣嚴嵩之子世藩宗憲因得宮保
蔭子後世藩敗抄沒追賍世藩稱寄頓于龍文
龍文稱寄頓于宗憲時宗憲已故削去官爵革
子蔭職子逮獄追賂幾至破家夫宗憲濫費之
罪固不可逃而當時寇勢方張人無固志使宗
憲徒隨常謹守出納之吝何以使陳可願等拚
死行間餌制徐海王直輩哉古云財者君之所
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能委其所輕而責士以

於其所重不亦難乎漢高祖以黃金四十萬聽
陳平所行終致勝楚亦知此術耳然則宗憲之
度量亦豈易及哉此其功之不可掩者也况世
藩誅求百出稍不如意宗憲又將繼張經李天
寵而肆諸市朝矣所謂權臣在內而大將豈能
立功于外者其語不誣宗憲之獲保首領蓋能
以餌王直者餌世藩耳亦可悲夫今宗憲已歿
其官功過亦有辨云

初倭主號天御中主次日天村雲尊其後皆以尊

爲號至彥瀲尊凡二十五世並都於筑紫日向宮
彥瀲第四子號神武天皇入居大和州橿原宮即
位元年甲寅當周僖王時也自是皆以天皇爲號
傳至符平天皇此宋雍熙初也凡六十四世今不
知其幾世矣

按雍熙元年日本國僧齋然與其徒五六人浮
海而至獻銅器十餘事太宗召見齋然賜紫衣
聞其國王一姓傳繼臣下皆世官因歎息謂宰
相曰此島夷耳乃世祚遐久其臣亦繼襲不絕

蓋古之道也中國自唐季之亂寓縣分裂五代
享歷尤促大臣世胄鮮能嗣續朕雖德慙往聖
常夙夜寅畏講求治本亦以爲子孫之計使大
臣之後世襲祿位此朕之心焉明年歸其國後
數年遣其弟子奉表來謝略云傷鱗入夢不忘
漢主之恩枯骨含歡猶亢魏氏之敵雖云羊僧
之拙誰忍鴻濡之誠奮然附商舟之離岸期魏
闕於生涯望落日而西行十萬里之波濤難盡
顧信風而東別數千程之山嶽易過妄以下根

之卑適詣中華之盛况乎金闕曉後望堯雲於
九禁之中巖局晴前拜聖燈於五臺之上就三
藏而稟學巡數寺而優游遂使蓮花迴文神筆
出於北闕之北貝葉印字佛照傳於東海之東
伏惟陛下惠溢四溟功高五嶽世超黃軒之古
人直金輪之新裔然空辭鳳凰之窟更還螻蟻
之封在彼在斯只仰皇德之盛越山越海敢忘
帝念之深縱粉百年之身何報一日之惠染筆
拭淚作紙搖魂其表末云永延二年則倭亦有

年號矣又倭人多能詩者其詠西湖曰一株
楊柳一株花原是唐朝賣酒家惟有吾邦風土
異春深無處不桑麻昔年曾見畫湖圖不意
人間有此湖今日打從湖上過畫工猶自欠功
夫春日感懷曰中原二月綺如塵異卉奇葩
景物新可是吾天仁更濶小塘幽草亦成春
奉邊將曰棄子拋妻入大唐將軍何事苦隄防
閑津橋上團團月天地無私一樣光題春雪
曰昨夜東風勝北風釀成春雪滿長空梨花樹

波濤凶湧出海軍舟俱沒焉至今逢此日則海中惡風大作紅燈止見其一土人因知此龍記時厄之所至也 成化辛丑蘇衛數軍士以禦倭泛海爲大風飄至一島山麓曠異一人從林中出長可三四丈深目黑面獐醜不可喻見數人悉以藤貫掌心繫於樹下已而復入衆極力斷之而竄始放舟前者偕數輩來水許以手攀舷舟中一勇士急掣刀斷其指始捨舟而去試觀所斷乃指中一節耳長尺有四寸貯嘉定鍾

叔塔曰保叔元來不保夫造成七級石浮屠縱
然一帶西湖水洗得清時也是污
被張太守
禁舟中嘆懷曰老鶴徘徊日本東咲看宇宙作
樊籠只因飛入堯天濶恨在扁舟一葉中
四
友亭曰四友亭名萬古香清風曾遍到遐方我
來不見亭中主松竹青青梅自黃

吳指揮萬民望言其祖在寧波衛弘治間聞倭
登岸乘舟哨海夜半見二紅燈漾空而來以為
倭艇也遂彎弓射中其燈不知乃龍睛也頃刻

上白加白桃杏枝頭紅不紅鶯問幾時能出谷
燕愁何日得泥融寒水鎖却鞦韆架路阻行人
去不通 遊育王曰偶來覽勝鄮峯境山路行
行雪作堆風攪空林飢虎嘯雲埋老樹斷猿哀
擗頭東塔又西塔移步前臺更後臺正是如來
真境界臘天香散一枝梅 詠萍曰錦鱗密砌
不容針只為根兒做不深曾與白雲爭水面豈
容明月下波心幾番浪打應難滅數陣風吹不
復沉多少魚龍藏在底漁翁無處下鈎尋 保

其國畿內所部為五畿

曰山城曰大和曰河內曰

部畿外所部為七道

曰東海道曰南海道曰西海道曰

陽道曰山陰道共統五百二十郡

其海曲之地為三島

曰一伎島曰對馬島

曰多繼島各統二郡附庸之國百餘

拘邪韓國方可五百里在新羅百濟東南渡一

海約千餘里曰對海國居絕島方可四百餘里

山險多深林禽鹿千餘成群戶無良弓食海物

自活乘船南北市糴又南渡一海約千餘里曰

濤海國方可三百餘里多竹木叢林戶三千餘

差有田地食不給亦南北市糴又渡一海約千
餘里曰末盧國戶四千餘濱山海居草木茂盛
行不見前人好食魚鰕水無淺深皆沉沒取之
東南陸行五百里曰尹都國戶千有餘又東南
百里曰奴國戶二萬餘又東行百里曰不彌國
戶千有餘又南水行二十日日投馬國戶五萬
餘又南水行十日陸行一月曰邪馬一國即邪
摩維國大倭王所都自是而東而南曰斯馬國
曰已百支國曰伊邪國曰郡支國曰彌奴國曰

好古都國曰不呼國曰姐奴國曰對蘇國曰蘇
奴國曰呼邑國曰華奴蘇奴國曰鬼國曰為吾
國曰鬼奴國曰邪馬國曰躬臣國曰巴利國曰
支維國曰烏奴國曰竹斯國曰秦王國凡百有
餘國小者百餘里大不過五百里皆為大倭王
所屬其新羅百濟等國雖非所屬皆以倭為大
國多珍物並仰之恒通使往來

上下之分大較倣中國但服用政令與殊王居室
無城郭恃兵守衛冠至隋時始製以錦綵為之而

飾以金玉以天為兄以日為弟自任以天於天明
時聽政跣趺坐日出輒停隋志其臣文武僚吏皆
世其官有大德小德大仁小仁大義小義大禮小
禮大智小智大信小信十二等員無定數又有軍
尼一百二十員猶中國牧宰八十戶置一伊尼翼
十伊尼翼屬一軍尼魏志官曰伊支馬次曰彌馬
升次曰彌馬獲支次曰奴佳鞮逮宋元以來道各
有刺史所屬名亦不同蓋職員隨時更張無定名
也朝會陳設儀仗樂有國中高麗二部及五弦琴

兵有弓矢刀弩攢斧甲漆皮為之矢鏃或以骨為
之法殺人強盜及姦皆死竊盜計財酬物無財則
沒其妻奴每訊寃獄不承引者以木壓膝或張強
弓以弦鋸其項或置小石於沸湯中令所競者探
之云理曲者手輒爛或置蛇壺中令取之云理曲
者手輒螫大抵用法峻而人輕生也其俗男子斷
髮魁頭黥面文身以文左右大小為尊卑之差婦
女被髮屈紒以丹扮身蓋夷俗患水妖象龍子以
避之也其居室低小覆不以瓦蓋土斤且墳不可

陶也其服婦男子衣裙襦橫幅結束不施縫綴足多跪問用履形如履漆其上而繫之足首無冠不用金銀為飾婦女衣如單被穿其中貫頭而着之亦衣裙襦裳皆有襪擻竹聚以為梳其婚姻不娶同姓男女相悅即為夫婦婦入夫家必先跨火乃與夫相見富者妻四五其餘或兩或三女多於男也其死喪以白布製服初旬日間子女哭泣不飲酒食肉朋類眷屬皆就屍歌舞為樂貴人三年殯庶人則卜日而瘞行喪以小輿或置屍船上陸地

挽之既葬舉家入水澡滌以祓不祥其祭祀亦用
牲醴粢盛但祭畢散之野或遇乞人持與之其居
處父子兄弟皆異室至相會父子男女無別其接
見以蹲踞為恭以搓掌為悅無進退之節無拜跪
揖讓之儀其飲食盤俎不設藉以櫛葉手鋪之或
間用蘆豆冬下茹生菜其坐卧編草為薦雜皮為
表緣以文皮席地而坐而卧不設几案床帳其交
易用銅錢其卜筮灼骨以占吉凶尤惑巫覡渡海
令一人不擲不沐不飲酒食肉不近婦人名曰持

衰在塗吉利則顧以財物如疾病遭害以為持衰
不謹輒共殺之其宴樂以耽嗜麪藥為高致每正
旦必射戲飲酒先酷好棊博握槊樗蒲之戲初無
文字唯刻木結繩後頗重儒書有好學能屬文者
尤信佛法有五經書及佛經白居易集皆得自中

國其山曰壽安鎮國

永樂御製
碑文具前

曰阿蘇

山石無故
火起接天

俗以為異因行禱有如意寶珠
大如鷄卵其色青夜則有光

其產金

東奧
銀西別

島琥珀水晶

青紅

硫黃水銀銅鐵丹土白珠青玉

冬青木多羅木杉木水牛驢羊黑雉細絹花布硯

螺鈿扇漆

以漆製器物甚工緻

刀

其鋒甚利有價十兩者

都憲唐順之日本刀歌曰有客贈我日本刀魚
鬚作靶青絲綆重重碧海浮渡來身上龍文雜
藻行悵然提刀起四顧白日高高天罔罔毛髮
凜冽生鷄皮坐失炎蒸日方永聞道倭夷初鑄
成幾歲埋藏擲深井日淘月煉火氣盡一片凝
氷闢清冷持此月中斫桂樹顧兔應知避光景
倭夷塗刀用人血至今班點誰能整精靈長與
刀相隨清宵恍見夷鬼影邇來韃靼頗驕點昨

夜三關又聞警誰能將此向龍沙奔騰一斬單
於頸古來人物用有時且向囊中試誦頌

其貢馬盃鎧劒腰刀鎗塗金裝彩屏風洒金厨子
洒金文臺洒金手箱描金粉金匣描金筆匣抹金
提銅鈔洒金木鈔角盃貼金扇瑪瑙水精數珠疏
黃蘇木牛皮其來十年一期四際皆海遠遼東遠
閩浙近其貢道由浙寧波達於京師